

## 五百年：宗教改革行旅之「三地三檢」

● 黃彩蓮

「宗教行旅」(Religious Travel)，是筆者喜愛的旅遊模式，既結合信仰遊歷該地的歷史與文化，亦可以對生命有深入的反思與挑戰。

2017年，適逢是宗教改革五百年，筆者參加了建道神學院舉辦的「宗教改革與教會考察之旅」(7月20至31日)，並結合瑞士自由行(7月31至8月3日)，及探訪法國宣教士(8月3至9日)，成為二十天的歐洲「宗教改革行旅」。回港後，作了以下「三地三檢」，從三個地方宗教改革景點與故事，進行三方面生命的反省與檢視。

### 德國：三段Here I Stand故事

宗教改革，始於馬丁路德認真的信仰反思。1517年，他撰寫《九十五條》，相傳曾張貼於威登堡(Wittenberg)城堡教堂大門上，引至日後翻天覆地的改革，分裂出基督新教。1521年，他在沃木斯(Worms)面對審訊時，據說曾說出名言「Here I stand, I can do no other」(這是我的立場，我別無他選)，可代表新教徒對核心信仰不能妥協的精神。當我與團友在沃木斯，尋找到「Here I Stand」位置的園地時，怎料那花園已關門，未能進入。如此緣慳一面，何等可惜。過後，深深體會行旅可以失落Here I Stand，但信仰卻絕不能失去對真理的堅持，這是「我的立場」。雖然如此，感恩神讓我在行旅中，體驗另外兩段「Here I Stand」的故事。

首先，是一個廣場的故事。1519年，馬丁路德曾在萊比錫與教廷人士針鋒相對。想不到四百七十年後(1989年)，在萊比錫尼古拉斯教堂(Nicholas Church)外的廣場，卻多天出現信徒站立廣場(here I stand)的和平祈禱會，事件傳遍東德。一個月後，柏林圍牆倒塌，東西德統一。過去也曾聽聞此歷史，今天竟然置身歷史現場，內心的震撼，實在難以言喻。原來，只是一片細小的廣場，當遇上信徒同心的禱告，竟然出現**兩德和平合一的神蹟**。因此，不要輕看我們卑微同心的禱告啊！



萊比錫尼古拉斯教堂外的廣場

另一則故事，是關於一位牧師。在萊比錫，我們認識了洪立文牧師。他是台灣人，為了方便宣教，入籍加拿大。在德國服侍多年，現已七十歲，仍然堅守崗位，忙碌地服侍七個點的國內留學生。他的牧養理念是「大量撒種、快速栽培」，皆因留學生停留時間不長，要珍惜每分每秒撒種和每個栽培的機會。看見他的事奉立場與堅持(here I stand)，也不禁要問，我們有哪方面事奉的立場與堅持呢？洪牧師正物色接班人，誰可以延續這使命呢？

### 瑞士：三類教徒的去與留

瑞士的宗教改革，可以從地理簡單劃分為北部與南部。北部德語區，奉行慈運理(Ulrich Zwingli)的改革，以蘇黎世為中心。南部法語區，奉行加爾文的改革，以日內瓦為中心。此行旅，除了遊歷這兩個中心，也包括伯恩(Bern，瑞士西北部)、洛桑(Lausanne，西南部)、因特拉肯(Interlaken，中部)等地，讓我更立體反思三類教徒的去與留。

第一類，法國新教徒的去與留。加爾文出生於法國，讀大學期間，轉隨宗教改革，迅即遇上迫害，離開法國。1532年起，被邀在日內瓦幫助草擬憲法和規章，但不受歡迎，轉回法國史特拉斯堡(Strasbourg)。1541年，再被邀返回日內瓦，推動宗教改革，牧養於聖彼得大教堂，直至離世。當我進入此大教堂，親睹加爾文多年在講壇事奉時所用的椅子，內心湧出無限敬意。一位法國新教徒，為了真理，被迫離開本土，停留異鄉，一生忠心地持守與教導真理。今天，我們又能否因為信仰及使命，而不懼怕任何去留的抉擇？



加爾文椅子(日內瓦)

第二類，瑞士天主教徒的去與留。因特拉肯，是熱門旅遊區。這次重遊，認識了兩間教會，一間是天主教變為新教的基督教教會，而另一間，是宗教改革後，重新為天主教而興建的。從後者的簡介牌，得知瑞士曾於1528年起，禁止天主教徒聚會；直至1842年，因特拉肯容許他們恢復聚會；1908年，因特拉肯再容許興建這座天主教堂。看見兩座教會位置如此接近，不期然浮起多年的心願，期盼**兩教在真理上合一**，這心願仍然遙不可及嗎？

第三類，今天瑞士新教徒的去與留。在洛桑，我們參與一所華人基督教會的崇拜及獻詩。我和兩位姊妹，有幸跟教會負責人簡國棟弟兄詳談一個晚上，多點認識他們的故事。簡弟兄從事餐館業，起先帶領一些華人參加這所西人教會的崇拜。牧者發現後，鼓勵他們成立華人團契。及後，華人信徒逐漸增加，但本地信徒卻愈來愈少。近年，政府決定取消此教堂原有的西人崇拜，把整座教堂交給華人教會使用。得知華人信徒有此發展空間，本是好消息，但聽見本地信徒竟然如此凋零，我甚為擔憂。瑞士，本是宗教改革重鎮，今天卻出現**嚴重警號**。作為香港的信徒，又該如何警醒回應呢？

### 法國：反新教與三K黨

法國，是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國家。行旅最後一站，是法國南部圖盧茲(Toulouse)，目的是探訪宣教士。意外地，我從宣教士及網上資料，認識了這地方反改革的冷故事。1562年，圖盧茲因為反宗教改革，死了三千至五千人。1575年，圖盧茲成立了**藍色尖帽苦修會(Blue Penitents)**，負責清除異端(包括新教徒)。宣教士與我分享一張照片，攝於附近的阿克萊泰爾姆城(Ax-les-Thermes)教堂門前的簡介牌。從照片得知，那城也有相近的歷史——1607年，他們成立穿著藍色袍與帽子的組織來對抗宗教改革；1824至1881年，城中仍然有八十四位該組織成員，繼續對抗宗教改革；而美國3K黨(Ku Klux Klan，簡稱KKK)的成立，也有學效他們的衣服。認識這段反改革的歷史，讓我更深體會，宗教改革，用了眾多生命換取，為免重蹈覆轍，我們該如何扎根真理，不讓信仰再變質？



法國穿藍色袍與帽子的組織(攝於Ax-les-Thermes)

以上「三地三檢」的分享，乃是次「宗教行旅」的部分心動領受。願讀者們也起來學習計劃你的「宗教行旅」，親歷「享受閱讀、體驗行旅、反思信仰」的寶貴歷程。

(作者為北角堂牧師)



因特拉肯的天主教堂(左)與基督教堂(右)